

汽车在崎岖山路上爬行，朋友打开音乐，李琼的《山路十八弯》很是应景。驶过百花岭桥，不久抵达景区，总经理吴丽在入口处招呼我们。寒暄过后，一行人乘坐观光车，开始探秘之旅。

观光车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上，停靠在山脚下。抬头仰望，百花岭瀑布像一条雪白银链，将一片绿色劈开两半。拾级而上，听到有人说话。再爬，来到白龙潭，潭池不大，水也不深，瀑布经年累月冲击而成。站在潭边观瀑，看飞珠溅玉，听万马奔腾，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，呼吸着富含维生素的新鲜空气，整个人倍感清爽透亮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没有继续跟着瀑布往上走。回到观光车前，我再次抬头仰望，万绿之上，我似乎看到了庐山瀑布的秀美和神韵。

瀑布是百花岭的特级风景，也是百花岭的外在名片，就个人喜好而言，我更喜欢这里的植物生态景观。百花岭与五指山、黎母山成鼎立之势，虽然海拔不过千米，但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独特，滋养出丰富多彩的热带雨林景观。在这个绿色宝库中，既有高大的乔木，也有低矮的灌木，还有无处不在的藤萝，其中不乏名贵物种。

在天琴古树前，我被它的奇特惊住了。树高几十米，双树叠生，树上附生着数十种植物，它们相互依存，休戚与共。无数根黄金索垂挂空中，有的如金丝，有的如粗如手臂，看上去像一架竖琴；树干为琴身，藤条似琴弦。平时来这里观赏的游客络绎不绝，他们在树前拍照留影，但此时只有我们，再没其他人，略显幽静。我找一块石头坐下，静静地看眼前奇景。它仿佛是上天遗落人间的乐器，风吹藤动，琴弦奏响天籁之音，不绝于耳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时常超出人类的想象力。

路过一片疏林，发现一棵杉树，虽贵为蕨类植物之王，但其个子并不高，只有三米左右。这片区域没有高大树木，看起来并不起眼，却生着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蕨类植物，实在令人难以想象。

有个斜坡，一棵扁担藤凌空斜飞。在热带雨林，扁担藤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藤本植物，它们的生长有自己一套生存法则。这些过江龙总是依附在巨大的树木上，借着高大的树干往上爬，一直爬到树顶，然后利用枝条吸收阳光。眼前这棵扁担藤，树干光秃秃的，几颗果实硬生生地结在树干上。扁担藤的果实形似葡萄，可用来酿酒。我伸手摘下一颗，用纸巾擦干净后放嘴里，咀嚼，果实多汁微甜。

在一段碎石铺就的小道，有棵树贴着地面生长，树根上长着一圈圆形片状的东西，巴掌大小，乍看，以为是蘑菇，近瞧，却是灵芝。野生灵芝属于高等真菌，极为珍贵，被孙思邈称为“琼珍”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野生灵芝，它颠覆了我对灵芝的固有认知。

俗话说，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事实并非如此。在百花岭，我见到一棵榕树，树冠巨大，枝繁叶茂。支柱根和枝条交织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的根，谁是谁的枝。它们像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父母和子女，都根植大地，手挽手肩并肩，一起经受风吹雨打。它们造型奇特，像绿色凉亭，又像空中花园，蔚为壮观。

虽然没有见到穿山甲、果子狸等野生动物，但一条变色龙吸引了大家的眼球。它安静地贴在一棵树上，我们走过去指指点点，它没有惊慌失措、夺路逃窜，甚至靠近拍照，也一动不动，毫不畏惧。本来，万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彼此不可分割，和谐共生才是自然法则。

走进开阔地，一潭湖水出现在眼前，那是百花天池。天池是百花岭瀑布的源头，也是万泉河源头之一，由山泉汇集而成，常年流水，从未枯竭。这里山林密布，溪水潺潺，景色迷人，大伙在池边的护栏前合影留念。同行的于伟慧记者，是海南国家公园首批新闻联络员，多次上山，对百花岭了然于心。他说，雨后的天池更美，湖面烟雾缭绕，小岛若隐若现，恍如仙境。

穿过沟谷，下游处躺着一块巨石，造型奇异，形似莲花，人称莲花石。此物为百花岭神石，颜色古朴，石质独特。我伸手去摸，表面粗糙，夹缝里有些泥土，上面长着几棵野草，颜色鲜艳，青翠欲滴。

看完千年古树、百年老藤，我们来到高空漂流游乐场。这是一项参与式水上项目，全透明玻璃设计，环绕山势延展二千多米，S型弯道十几处。人在船上，船在水槽里，顺流而下。滑行时，游客好像在树林里悬空穿梭，体验范·迪塞尔演绎的“速度与激情”。橡皮船从滑道快速冲向终点，激起片片水花，打湿了头发和衣服，一阵凉意袭来。

伫立半山腰观景台，俯瞰远处，只见绿色透逸，漫无边际，营根镇掩映在一片翠绿中。

岛上古代女性书写者中，留下作品最多的，要数定安的许小韞。即便放在全国背景下，她也是清代优秀的诗人。海口市秀英区甲子镇仕梅头村，至今保存着这位节烈诗人的墓葬。她的一生曾经那么惊世骇俗。

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，国子监生员张钟彦题名进士，开始走入仕途。返乡路过广州时，他不忘前去探望父亲生前好友林则徐。没想到，此时林则徐已经启程赴任陕甘总督。于是，他便拐到番禺，在一个姓许的朋友家做客。在这里，他见到了主人的女儿小韞。这个看起来窗明几净的女子，不仅善解人意，而且熟读诗书，还能填词作画，功夫茶也泡得有滋有味。顺着茶的清香，张进士想到了侄子熊光，正与小韞年纪相近，身材相貌看来也十分般配。于是向朋友表达了结亲的意思。海南与番禺相隔海天，但林家还是爽快答应了这门婚事。就这样，许小韞千里迢迢，坐上轿子来到了定安的高林村，成为海南望族张家的一名媳妇。

传说新婚之夜，为了考验丈夫的才情，也为了制造一点浪漫的意思，她在洞房门口贴了一副上联：“尹公他拖孟姜女之女人张子房之房非奸则盗”，声称新郎对不出下联，便不能入洞房。一个夜晚，张熊光都在走廊与书房间徘徊，到了深夜还对不工整。最终是家里老人帮他下联接上：“闲子鸾牵再伯牛之牛耕郑子户之户为富不仁”，这才圆了花烛之夜的巫山云雨。才女的郎官真是好不好，不过，做张家的媳妇也不是那么容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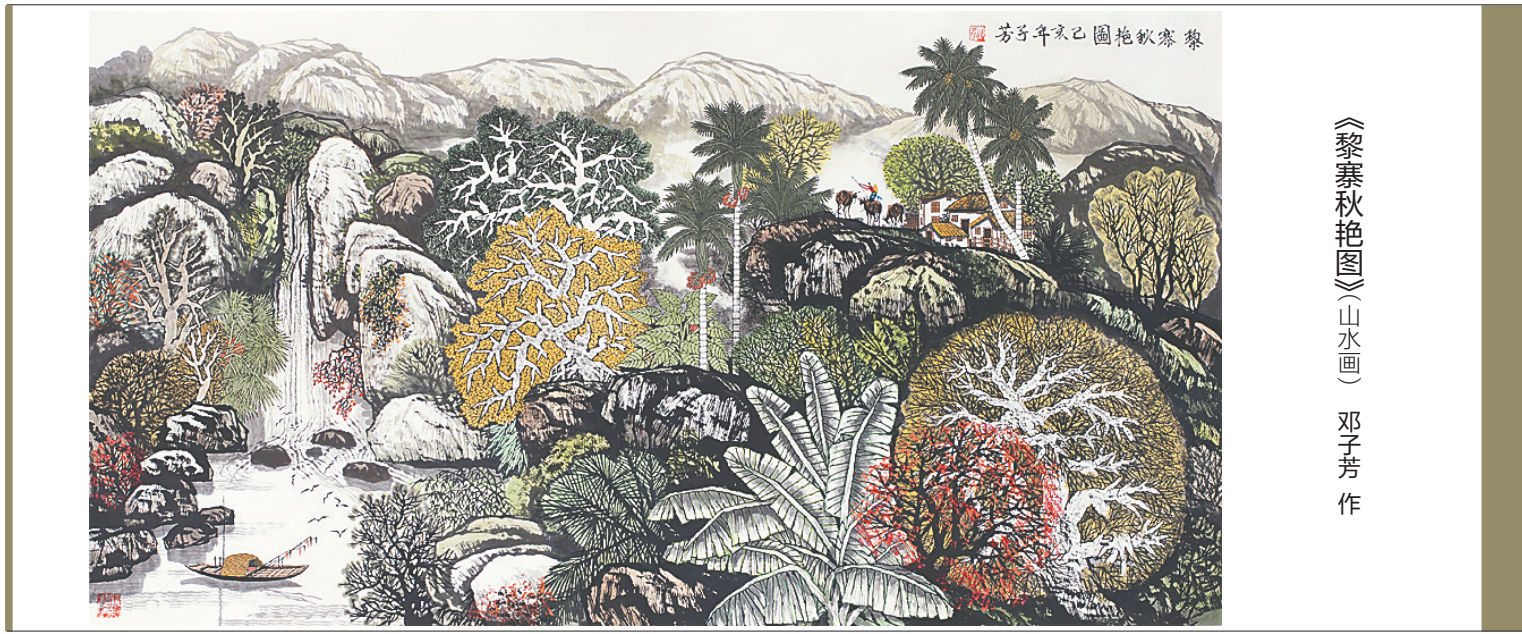
小韞踏进张家时，祖父张岳崧已经逝世三年。但张家的女人个个都不简单。家婆吴氏来自浙江，是宁海知州吴嗣瑚的孙女，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，是这个显赫家族的大管家。作为张家的长房媳妇，小韞配合吴氏，操持这个大家庭的内务。由于家公张钟奎早逝，吴氏在这个院子里总显得有些落寞，幸得这个知书达理的儿媳妇陪伴左右。《张氏族谱》记载：她“事亲教子孝慈备至，随翁历任内整然”，身后被旌表为“节孝”。

虽说之前连面都未曾见过，但小韞与张熊光的结合，却是十分美满。从留下的诗歌可见，她对走进自己生命的男人用情甚深，以至于终生都难以自拔，成为一个独立于世的人。在这个男人的怀里，她渡过了七年温暖时光。后来收入《柏香山馆诗卷》的作品，记叙了这段光阴的流逝。

从早期诗歌来看，小韞的生活过得悠闲惬意，没有衣食之忧，也感觉不到什么压力，跟明代词人吴小姑略微相似。除了在高林学馆授课，便是观花、赏月、闻香、读书，等等，没有太多劳心费力的事情。一首《柏香山馆即事》，呈现了她生活的某一个片段，文字清新自然：“小池微雨结清波，荡漾秋风卷碧荷。独倚栏杆无一事，闲将蛭蚺伺巴哥。”

荡漾的荷风中，一个人独倚栏杆，看小雨的水珠撒落到水池里，泛起微妙的圈圈。觉得无聊了，便到草坪上抓来蚱蜢，喂回笼子里呀呀叫的鹁哥，教它说说话人话。也许，一个半天就这么过去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吃饭的时间。

在人间，自然得过人间的生活。但在张家大院，柏香山馆，耕地种田、担柴洒扫等苦累劳动，都由下一个阶层的人承担了。剩下来的部分，



芳子年庚己圖艳秋黎寨

《黎寨秋艳图》山水画

邓子芳作

文本与人本  
许小韞的

孔见

更多表现为一种消受。《寒食有感》表现的，正是滤掉苦涩之后的甘怡：“年年寒食写新诗，细雨东风忆旧时。谁谓禁烟厨灶里，小堂日暮尚频炊。”虽说还是人间烟火，但其中之味已不再呛人。即便如此，她的诗极少书写世俗的琐事。许多的时候，她都是徘徊在廊亭之间，访花问月，思绪如流云一样四处缥缈，仿佛活在梦中一般。在她的文字中，不时有月色洒落下来，《柏香山馆诗卷》有三首以月为题的作品。其中《圆月》意象颇佳：“盈盈金阙彩云开，乍见冰轮焕镜台。神女无心遗漏去，蛟人有意送珠来。描形拟作班姬扇，对影应浮太白杯。会遇良宵诗兴好，愿教铜漏且停催。”

这样的日子重复多了，人的心里便会发慌，觉得有什么不对，觉得会有什么变故要发生。一种世道无常的觉受，云影似地飘浮在她头上的天空。在陶醉于眼前光景的同时，她内心深处似乎有着某种惴惴的预感：“绿阴庭院午风凉，阶砌名花各吐芳。植就两株青翠柏，他年留得凛风霜。”（《柏香山馆即事》之一）对于巨测的未来，和可能发生的种种，她并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。在赏花弄草的同时，她也不忘在心头种下两棵柏树，以备抗御随时袭来的风霜。这大概是她把自己的住所题名为“柏香山馆”的原因。

县学生员出身的张熊光，没有做过进入历史记忆的事情，但从“秋阴半林尽，晚照一溪分”这样的诗句，可以看出是个性灵之人。他没有辜负越过高山大海、投入自己怀抱的女子，给了她一个男人能够给予的恩爱与呵护，但这种给予却不可持续。结婚七年之后，在一场随初春的细雨降临的瘟疫中，他走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地方，任她千呼万唤也不再回头。预感中的风霜终于刮起，而且还不是一次性地刮过。第二年的春天，同样的瘟疫，还刮走了他们生命共同的结晶——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。这等于又剜掉了她心头的一块肉。在那个时代，被人们歌颂的春天，其实并不美好，有时甚至很残酷。它是疾病流行的旺季，一声咳嗽都会让人惊慌。与定安相邻的澄迈，一千多年的老县城，就是因为一场恐怖的黑鼠，导致大面积的死亡，不得不搬到百里之外的金江。

接连两个春天，小韞种植的那两棵柏树，就已被风霜折断。就像她自己告白的的那样，她之所以不随他们父女而去，完全是因为这个家庭的责任，特别是已经守寡多年的婆婆：“所以不殉者，以媪姑在堂耳”。在小韞看来，婆婆吴氏早年丧夫，中年丧子丧孙，受到的打击更甚于己，她弯曲的脊背，已经承受不了一根稻草。就这样，两个失去一半的女人，彼此抚慰，并过起

## 吃牛肉

肖若洋

来下饭最好。你要买，摊主会帮你把酱牛肉切成一片一片的，极其薄，用筷子夹起来，甚至能透过肉片看见外面的景物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让店家切厚点儿，吃着会更爽快。或许武侠小说中的牛肉，便是这种酱牛肉。大口嚼着这样的牛肉，哪怕你不涉足武林，也会豪情陡长。

至于兰州牛肉面里的牛肉，不必多说，吃过的人都懂。曾经看到过一则笑话：一人去吃兰州牛肉面，面刚端上来，忽然刮来一阵风，三片牛肉转眼间便被吹走了两片。剩下一片没被吹走，还是因为它被一棵香菜给压着。嘻，从这里便可以体会出切牛肉的师傅太过精湛的刀工了。据说面馆选切肉师傅时，要让他们现场切，还要放上称，哪种煮煮手法。因此，这种软烂的炖牛肉会经常出现我家餐桌之上——尽管我不喜欢吃。

潮汕牛肉火锅为何能那么火呢？其原因便在于它的选材好。每一片牛肉，都是宰杀后几个小时内送上餐桌的。因此最大程度保持了新鲜度，下锅涮则十分鲜美。某日与朋友谈起此事，朋友说原因不止于此。潮汕真正好吃的

相依为命的日子。

《柏香山馆诗卷》有不少是追悼与怀念夫君的。仅《悼张锡卿夫》题目下，就有十一首之多。其中不乏这样的佳句：“不道文章与命乖，香泥玉树恨同埋”；“从此见君空有梦，九原无路慰相思”；“肠断归来天又暮，虫鸣阶砌鸟栖枝”。但最能表达她的哀思的，应该是这首七律：“九原路杳绝飞鸿，幽思离情梦不通。黄鹂惊分头未白，紫鹃声咽泪啼红。江山千古留余恨，顽石三生少化工。谓问昔言君忆否？此诗惆怅更何穷。”

对于小韞而言，张熊光是唯一的。他的离去，抽调了她生命的支柱，生活的屋顶也随之坍塌，成为满地的瓦砾，无从收拾。“自君之逝矣，赖上旧收楼。蠹蚀琴书冷，萤飞枕帐秋。”在她看来，没有恩爱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，甚至是一种耻辱。她百事不关心，懒得梳妆打扮、打理房间，也无心抚琴开卷、赏花问月，萤火虫飞入枕帐来也听之任之。据说她“哀毁数月，不出户寝”，每看到夫君留下的遗物，就伤心欲绝：“罗衣制就线犹新，每一开箱泪满巾。伤物伤人人心欲碎，忍将遗物假他人。”（《悼张锡卿夫》）那个阴阳两隔的男人，似乎并没有走远，一直徘徊在她的幽怨之中，风声雨声都是他的脚步声。古典文学总是在强化女性的痴情，让她们堕陷愈深，积重难返。

然而，生活还要继续下去，她需要说服自己：“莫怨霜鸾命早孤，神仙富贵岂同途？由来伯道原无子，何必罗敷定有夫。屋固斯无风雨漏，身安却少是非诬。闲时一觉庄周梦，赵绣陶诗足自娱。”（《自劝》）通过诗歌的阅读与吟咏，她最终还是把自己劝住了。

在平均寿命不足四十岁的时代，死神总是不期而至，丧偶夭折之事也寻常发生。在与她往来的家中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只是用情深浅不同罢了。居住在定安县城山椒村的莫家，保德知州莫兆文的两位公子，年纪轻轻便相继离世，留下胡英花、魏淑媛二位姑娘独守空帷。漫长的夏日，她们有时会结伴到柏香山馆来，倾诉心中的凄苦。同病相怜的小韞，只能用言语来抚慰两位年轻的姐妹：“天涯方叹命多穷，又遇风花离恨中。嗟我如萍漂业海，怜君似叶堕秋风。离怀欲语浑难诉，会面无由只梦通。闻道年来俱白发，些些愁病总相同。”

小韞勉励二位闺蜜，既得“一般薄命任沉沦”，又要“养就岁寒松柏质”。这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，但这种养就，只是为了“了前因”，她并不打算抹去伤痛的记忆，回归天真活泼，开始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在她的观念里，快乐意味着背叛，幸福意味着薄情与忘恩负义。因此，接下来的生活，对于她只是尽责任而已。对这个让她伤心的世界，她已经没有任何的诉求。

同治八年（1869），婆婆吴氏归天，许小韞奉侍家婆的使命完成，孝道已经尽到。方志里记载，她“痛哭几绝”，在恭恭敬敬地办完丧事之后，她向家人宣布：“吾可以死矣！”于是水粒不进，亲自结束了自己四十七岁的生命。显然，她把死亡当成另一种生活的开始。或许是遵照她遗嘱的意思，甲子镇仕梅头村旁，她的坟墓与婆婆葬并排相迤，碑石規制相等，立碑时间都是同治八年。婆媳二人不不同生，但求同死。

诗路花语

岁月走成圆圆的脚步  
(外一首)

刘文华

母亲从乡下来  
过路口时，我牵了一下她的手  
路口已过，她却再不肯松开我的手  
岁月走成圆圆的脚步  
她抱着我，像个孩子  
又多想小时候  
我总是紧紧地跟在她的左右

拓片

晨起洗漱，突然看见父亲的脸  
我一惊，忘了他故去经年  
伸手去拽他的衣衫  
镜子边缘的玻璃划破手指  
顺着血，我发现父亲从未走远  
我已活成他的拓片

## 画风

尹文阁

回家老的路上  
我想伸手摸一把窗外的风  
涌进车内的光  
搅动晃荡的尘埃  
右前方湖面上  
张开数不清的嘴唇  
欢呼雀跃  
小石桥、老屋、田野  
凝成了风的声音  
在缭绕回响  
每一缕风  
都有飞翔的翅膀  
就像那一田亩爬开的瓜藤  
瓜香会一缕缠  
从藤上飘出来  
托出一场风的生动  
有个少年仰面躺在瓜庵里  
拧开年轻的双眉  
笑逐颜开  
每一缕风  
都握着一根魔杖  
它用朝霞和落霞  
一次次为万物加冕  
那枚清脆在苦楝树上鹤巢  
绕屋三匝的竹篱笆  
与改革开放的风，撞个满怀

## 寒露

孙志昌

金黄色逐渐褪去原有的荣光  
用果实塞满季节  
爱，将夜晚一丝丝地拉长  
思念在深夜里被酝酿  
在人生的页面上写满微笑  
缩短的白  
把希望深藏

穿着寒衣的风姑娘  
由东北姗姗而来  
用晶莹的露珠  
敲开冬天的第一道门

## 秋虫鸣

刘建

当蝉声被飒飒秋风吹灭以后  
在我的房间的某些角落  
一寸一寸的虫鸣依然亮着  
像一缕缕小小的火苗  
甚至比小小的火苗还小  
更像是遥远夜空中那几粒时明时暗的星辰

倘若把那些静静坠落的树叶比作音符  
那些收获的累累果实，比如稻粒和苹果  
还有贴在云端上的悠长的雁声  
就是秋天交响曲中的高音域部分  
唧唧虫鸣，当然属于低音部  
——生命中最后一个版本的歌唱

秋天啊，让我弹奏我的诗句来作伴奏  
我不愿做多余的指挥或者单纯的听众  
尽管在丰腴的秋天体内  
我只是一滴平凡的血液  
虫鸣不死，我就一直红着

